

荆轲刺秦王

司马飞虹 著

中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粉面郎君

中

司马飞虹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玉娇龙》的又一种传说。
传说中的罗小虎不但未与玉娇龙完婚，反而是情
乱生变，最后死于玉娇龙的剑下……

内 容 提 要

巍峨森严的紫禁城，鹰犬密布，高手云集，连飞鸟亦难逾越，可令朝廷震怒的是，一些名门望族中的红粉国秀、甚至公主被“采花”贼掠走而杳无踪迹。龙颜大怒之余，限令“六扇门”如其破案。但蛛丝马迹全无，总捕头一愁莫展。无奈只能屈尊恳请江湖武林大侠，一时间三十六路好汉，七十二处烟尘纷纷出马，竞邀头功。不料，重兵护卫的皇宫又爆新闻，圣上最钟爱的九公主又被掠劫，并在一破庙内发现与一被杀男子的裸尸绑在一起……

案情迷茫，追剿采花盗的争斗愈演愈烈，引出江湖上一系列恩怨，武林泰斗、少侠倩女、黑道巨魔苦斗纷争，最终百川归海，一切恩怨情仇都归结于他，一位身怀旷世绝学的奇男——
粉面郎君

目 录

(中册)

十	初现端倪.....	(309)
十一	张罗布网.....	(333)
十二	脂粉陷阱.....	(364)
十三	凤钗之谜.....	(397)
十四	层层疑云.....	(429)
十五	追本溯源.....	(459)
十六	谋定而动.....	(492)
十七	重礼进身.....	(525)
十八	龙府惊变.....	(558)
十九	随机应变.....	(589)

十 初现端倪

卜逸夫虽然与他是老朋友了，却也受不了他这种语气，神色一庄道：“这是正式比武，兄弟必须按照规矩行事。林兄虽然准备好了，谢小姐还没有准备好，以双方的比斗标准来说，谢小姐的箭扣上了弦，兄弟才能发令开始，林兄如果认为兄弟举止不当，兄弟可以退出仲裁。”

林玄鹤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火了，乃歉然一笑道：“卜兄别生气，兄弟实在是气糊涂了，你我相交多年，一定知道兄弟有生以来，从未受过这种窝囊气。若不是在比武场上，照兄弟的脾气，早就送这小娘们儿上西天了！”

高人凤在远处笑道：“如果不是在比武场上，你这种老土豆儿，连谢小姐的面都捞不着一见，别说动手比武了。你连良家妇女与粉头都分不出来，还敢以风流自命，今天有机会让你见识一下大家闺阁的待人行事，该是你此生最大的荣幸！”

林玄鹤气得又跳起脚来，厉声吼道：“那边的野小子，你过来，老夫先封了你这张穷嘴。”

高人凤乃是笑吟吟地道：“老不死的，只要你能在谢小姐的箭下留得残生，高某少不得会照顾你一下的。”

林玄鹤差点要冲过去收拾高人凤了，还是卜逸夫叫住他道：“林兄！请守规矩，这一场还没完呢！”

林玄鹤气呼呼地叫道：“小娘们儿，你快点！老夫等不及了！”

谢玉倩泰然自若地道：“急什么，我出手向来就慢，先要试试弓弦的劲力，然后再运运气，试试准头，你等不及不妨先开始好了，反正你不懂得规矩，错了也没人怪你！”

最后一句话太厉害了，林玄鹤以先进前辈的身份，却不敢照办，不但丢了自己的人，连仲裁人都跟着下不了台。

照场面上看，自然是不太公平，尤其他们与林玄鹤是朋友，更难辞偏袒之嫌，可是他们无权也叫林玄鹤限于定点动手，事实上他们也明白林玄鹤不能限定一点的苦衷，所以三个老家伙都有点讪讪然。林玄鹤苦在心里，急在面上，站在那儿全身都不是滋味，两只手一下子摸摸皮袋，一下子摸摸脑袋，恨不得马上开始。

谢玉倩故意调他的胃口，慢慢地调整弓弦，悠闲地在箭当中挑选长箭，又试着空弦，一切的花样动作全搬弄了出来，好容易扣箭上弦，林玄鹤立刻就想出手，卜逸夫见状忙喝道：“林兄！且慢！”

林玄鹤叫道：“她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？”

卜逸夫叹道：“林兄！兄弟实在替老朋友担心了，你从没有这样失常过，谢小姐的背对着你，还是在准备状态。”

谢玉倩的确是用背对着他，林玄鹤脸上一热，心中却颇为感激，卜逸夫的话给了他一个暗示，暗器对阵最忌暴躁。而他自己这种暴躁，的确是大失常态，说不定正是对方预设的阴谋，想叫自己在激动中失手。

他毕竟是个老江湖人物，心里有了数，表面上仍是装作不耐烦已极，在白线上跑来跑去，可是他的一双手却已异常稳定地下垂，游移在腰间袋口附近。这证明他已进入了决斗的备战状态。谢文龙担心地走到高人凤身边道：“兄弟！你是怎么了，无缘无

故又惹下这一身麻烦，这老头子以后可难缠呢！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谢小姐的用意在激怒他，兄弟不过是随口帮她一个小忙。”

谢文龙叹道：“她不同，今天是官方式的公开比赛，虽说生死不论，但是照一般的情况讲，最多带点轻伤，绝无性命之虞。因为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林老头儿如果找上你，就不会这么简单了。”

高人凤泰然笑道：“没关系！他今天栽在谢小姐手下后，没机会再找别人麻烦了，趁这个便宜骂他两句，杀杀他的威风，何乐而不为呢！”

谢文龙始终不相信谢玉倩会胜过这一场，可是谢玉倩弓控满月，回过身去，准备开始了，他也无暇再问下去。

卜逸夫高举双手，右手的令旗迎风轻扬，令旗一下，双方就可发动了。林玄鹤利用这个空档发言招呼道：“老夫对人动手时，向来指定落手部位，今天念你是个年轻姑娘，老夫不忍取你性命，五云钉只取你的双手，叫你以后无法动手弄箭，规规矩矩地在那里当小姐。”

他说话已合情合理，再也没有急躁不耐的样子，而且语气中也表现出前辈豁达的胸怀。

谢玉倩却怔住了，她还以为林玄鹤会在心胸等致命部位下手，按照先前商量的办法，可以用腰间的双刀护紧那些部位，所以才故意激怒对方，把话说得那么漂亮，谁知林玄鹤却要取她的双手。

因为她要用手握刀，是唯一无法护藏的地方，而且双手包括从指到肩，目标又大又显著，连闪避都不易，更何况林玄鹤的五云捧日钉根本就无从闪避！

卜逸夫听见林玄鹤的宣布后，心中大为安定，他们事先已得

知和亲王的招呼，不得闹出人命事故。对别人还可以约束，林玄鹤是最难讲话的一个，这种结果自然是他们最高兴的，唯恐谢玉倩再开口而使林玄鹤改变心意，忙不迭地将令旗往下一落。

谢玉倩为了想腾空双手便于行动，崩的一声，将长箭射了出去，随手丢开长弓。箭去很疾，认得奇准，射向林玄鹤的左肩。

林玄鹤哈哈一笑，上身半扭转就躲了开去，双手在袋口里一翻，立刻抛出一连串五彩夺目的劲线，正是他名震天下、闻者色变、当之无救的五云捧日钉。

谢玉倩只听说他的厉害，知道他有虚有实，却无法知道哪一些是虚，哪一些是实，唯有依照自己所学的接暗器手法，往最有可能伤及自己的几道光华上抓去。

有些一掠而过，有些在她的指缝间滑过，带着刺耳的呼啸，不过终于被她抓住了一枚。那片光华已全部掠体而去，谢玉倩怔了一怔后，随手急发出一筒袖箭。

林玄鹤在江湖上有杀星之誉，他的五云捧日钉更是被称为阎王令，自然不可能被谢玉倩空手接去。

因此谢玉倩手中捞到了一支五云捧日钉后，立刻明白这是对对方的虚招，杀手也一定会继之而来，所以情急之下，将右边袖管中一筒小袖箭全数打了出去。

这是一种小巧的暗器，由机簧发射，可以单放，也可以连放，在行家高手的施为下，自然是单放较易取准，只有初学的人才一口气连放，在乱箭中碰碰运气。

谢玉倩从小就开始练这种暗器了，手法已极为精熟，可是面对着用暗器的大行家，这玩意儿根本就不值一顾。谢玉倩的心里根本没想会命中，只希望能因此使对方紧张一下，阻遏以后的煞手施展。

出人意料的是林玄鹤发出那一片彩色钢钉后，不但没有继起的行动，而且还站着发呆，连躲闪都忘了。谢玉倩发出的那一筒十支袖箭内，竟然三支钉在他的右肩上！

袖箭是黑色的精钢打制，长不过寸许，钉在土黄色的衣服上特别显眼，全场也为这结果而愕然不止。

身任仲裁的卜逸夫与史云程忘了自己的职守，面对着两人发呆，倒是司号的鼓手特别起劲，将鼓打得震天价响。他们都是侍卫营的，照理该帮这一边才对，可是林玄鹤心高气傲，不太结人缘，他们竟为谢玉倩擂鼓喝彩起来了。

鼓响三通后，林玄鹤才哑着嗓子问道：“小姑娘！你究竟是何人的门下？”

谢玉倩莫名其妙地发了怔，被他一问，才惊觉到自己胜了，内心万分不信，口里却笑道：“无影神拳晏四先生！”

林玄鹤惨声一笑道：“好！鸡窝里钻出凤凰来了，无影神拳未见高明，你这个门人却真了不起，老夫服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说完头也不回，也不到那边帐里去了，冲向来宾席，随手掀起一方纱帘，里面坐的恰好是龙琦君，她身后那个中年蛮妇怒吼一声，扑上来要抓他。

林玄鹤瞪的一脚，扫在她的胫骨上，那蛮妇嚎叫一声，弯腰抱住脚直跳，龙琦君站起来扶住那蛮妇。谢玉倩唯恐林玄鹤会发横加害了龙琦君，连忙赶过去。

可是林玄鹤只从那里路过，闪过龙琦君，从后面一直去了。谢玉倩走到一半，也就退了回来。

这场比赛的结果分明，仲裁人卜逸夫只宣布了一声，就回到仲裁席上去与史云程交头接耳，可能是在商讨交换所见的情形。

谢玉倩握着那支五云捧日钉，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心情。

回到这里帐篷。第一个向她道喜的是徐广梁，竖起一个大拇指道：“恭喜谢小姐，你能箭伤林玄鹤，从此暗器的天下将唯你独尊了。”

晏四道：“箭伤林玄鹤不足为奇，他完全是惊愕过度，忘记了躲避，要说那筒袖箭能伤害得了他，那真是笑话了。不过你能躲过他五云联辉。十钉齐发，而且还接住了一支，那倒是真的了不起，虽然你说是我的门人，抬举我也沾了光，老头子可是十分惭愧……”

谢玉倩笑着道：“当他指定我的双臂为着的部位时，我的确很担心，那把我的计划整个地破坏了。尤其是在他出手的时候，我真吓死了，乱抓一通，虽然抓住了一支，我还是以为是他故弄的玄虚，糊里糊涂地打出一筒袖箭。”

谢文龙带点谴责地道：“你既然全无把握，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？尤其是他答应放弃比武的时候……”

谢玉倩怔然道：“是你信上叫我别认错了，你说他听见那个消息后，可能有两种反应，他的表现正是你预料的第二种，我自然遵照你的话坚持下去！”

谢文龙愕然张嘴，但是看到高人凤神秘的笑容后，立刻想起那封信是高人凤冒他的名义发出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更不知道现在是否要说明……

谢玉倩又笑道：“不过林老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的暗器手法固然别致，也是唬的多。我接住一支钉子后，还以为他没有全部施展呢，谁知他竟是十钉齐施了，而且也没有伤到我。”

晏四道：“今天的事，实在蹊跷，林玄鹤如果真的是这么不济事，他的声名是如何建立的？尤其是这些钉子，被江湖人称作阎王令，怎么会突然失效了呢？”

说着从谢玉倩手中接过那支钢钉，他的钉后带着翅叶，可以利用它们施展回风手法，由侧面迂回进击，难怪令人防不胜防了。他看到这里，神色又是一动，讶然又道：“奇怪了，如果是利用回风手法，翅叶应该由左向右侧斜才对，它怎么会一半左侧一半右侧，那不是把力量对消了，变为毫无用处了吗？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也许他匆忙赶来赴会，带错了暗器。”

晏四道：“不可能，他的钢钉是随身携带，寸步不离的，而且这枚钉子毫无用处，他留在身上干吗？”

高人凤微笑不语，晏四怔然片刻才道：“高贤侄，我相信这一定是你施的手脚！”

高人凤淡淡地道：“小侄昨夜把他的钢钉研究了一下，也猜出那钢钉尾部的翅叶是为了配合回风手法之用，漏夜我找了个铜匠把它们挫歪了两片……”

晏四失声叫道：“我说五云捧日钉怎么会失手了呢？原来是你弄的鬼，不过他的钢钉寸步不离身，你怎么有机会弄到手改装的呢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昨夜那粉头对他大献殷勤，灌了他几盏暖酒，酒中加了一点微量的迷药，老家伙一夜昏睡到天亮才匆匆赶来，不知道暗器被我施了手脚。”

晏四叹道：“我说呢！林玄鹤为人十分精细，怎会出手不检查一下，原来你又耍了别的花样……”

高人凤道：“小侄不得不如此，今天早上还是马容把他从热被窝里叫起来的，为的就是不给他有机会检查。”

晏四道：“那还是太冒险了，万一他在出手前，又检查了一次呢？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小侄另有安排！”

晏四道：“如何安排呢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小侄央求两个朋友一直跟住他，他把五云捧日钉视为不传之秘，当着人一定不肯轻易出示！”

晏四问道：“你在侍卫营还有朋友？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无非是酒肉之交而已，就是小侄在赌输宝剑时，帮同侍卫营作弊的王正清。小侄事后去找他理论，他十分难为情，说是受人胁迫，无法推辞。侍卫营后来分给他一万两银子，他要拿出来还给小侄，小侄没有收他的，拜托他做这点小事，他自然乐于帮忙了。”

晏四点头道：“你的计算可谓够精绝了，但仍不免有疏漏之处，如果林玄鹤为了慎重起见，硬是先检查了一遍呢？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他囊中的钢钉都经过改装了，即使发现了，也无法再换过来，最多宣布临时退阵，对今天的胜负仍是无关紧要。”

谢玉倩这才明白了一个大概，虽然不知道是他代传书信的，却可肯定这场胜利是沾了他的光，因此沉声问道：“高先生，那个女的怎么肯把钢钉偷出来给你的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马容给她三百两，我给她三千两，还有什么办不通的？”

谢玉倩哼了一声道：“三千两银子就把林玄鹤的一生英名给砸了！”

高人凤淡然道：“这要怪他自己不好，老而无行，贪欲恋色，给他一点教训也是应该的。”

谢玉倩道：“林玄鹤固然咎由自取，但那个女子只为了三千两银子而送了命，似乎太不值得了吧！”

高人凤一笑道：“谢小姐是嫌我给少了？她一辈子倚门卖笑，

只怕也赚不到三千两，马容只花了三百两就等于给她赎了身。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女子都能有千金身价的！”

谢玉倩冷笑道：“一个风尘老妓能赚到三千两白银是够多了，可是她要有命来享用它，如果林玄鹤发现钢钉被人改动过了，一定会想到她头上……”

高人凤道：“林玄鹤就是不为钢钉的事，也不肯轻易放过她的，因为马容可能已经承认欺骗他的事，可是林玄鹤总不会去找一个可怜的女子麻烦吧！”

谢玉倩道：“如果他知道钢钉是她偷出来的，就会不同了。”

高人凤道：“林玄鹤如果够英雄的话，他应该来找我，弄坏他钢钉的是我。”

谢玉倩冷笑道：“从今天的接触中，我看出林玄鹤是个极端自负的人，绝不肯忍受任何的欺骗。你、我、马容，将都是他找麻烦的对象。我不怕他，马容有侍卫营为后台，你足智多谋，自然也不怕，可是那个女子呢？就为你三千两银子，她要付出生命为代价。”

晏四觉得谢玉倩太过份了，连忙道：“玉倩！你不能这样说，如果不是高贤侄的巧妙设计，你早已伤在五云捧日钉之下。”

谢玉倩沉声道：“我不领情！”

晏四怏然喝道：“玉倩！”

谢玉倩抗声道：“我不稀罕一场从欺诈中得来的胜利，尤其是这场胜利会危害到一个可怜的弱女子时，我宁愿自己被杀死在比武场上！”

由于她义正词严，使得晏四也无以为词，倒是九格格微微一笑道：“高先生侠义胸怀，定然不致于如此轻率从事，我想他一定作了适当的安排。”

高人凤微笑道：“我关照过她，林老头一出门，立刻就收拾细软，由那位杜九兄送她到一个偏僻处躲起来了，而且还另外送了两千两的程仪，这个安排是否妥当，我却没有把握。”

谢玉倩怔了一怔才道：“你可真有钱！花起银子来像流水一样！”

高人凤淡然笑道：“我的钱虽非得自偷盗，来源也不算正当，用以资助一个风尘女子脱离苦海，总算是一件好事。”

谢玉倩默默不语，九格格又陪笑道：“谢姐姐就是这个脾气，得罪高先生之处，我替她陪个不是吧。”

高人凤依然含笑道：“不敢当！事实上高某倒是很感激谢小姐的教训，行事有始有终，这才是武人本份。”

谢玉倩正色道：“岂只有始有终，更应该光明磊落，才是男儿本色。今天高先生完全是帮我的忙，我不能说什么，但是以后尚盼高先生珍惜羽毛，你的年纪还轻，老是玩弄心计，殊非立身之道！”

晏四怕高人凤脸上过不去，连忙喝止道：“玉倩！这不是你该说的话！”

谢玉倩漠然道：“论理这番话该是您二位前辈来说，可是你们都不开口，似乎还颇为赞许他的作为，只好由我来讨人厌了。”

晏四的脸红了，徐广梁在旁也讪然，倒是高人凤一拱手道：“谨拜嘉言，高某万分感激，高某幼失庭训，沦落江湖，学了很多坏习气，这次追随谢大哥，就是想多学学做人的道理。”

九格格一笑道：“谢大人禀性刚正，立身严谨，跟着他学一定错不了。”

谢文龙一直都没有开口，一方面固然觉得妹妹太过于使人难堪，另一方面却也认为她的话很有道理，趁着这个机会，连忙哈

哈一笑道：“惭愧！惭愧！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大哥，恐怕只能学成一个饭桶。”

大家也是哈哈一笑，算是把僵局带过去了。高人凤轻声道：“对方连折两阵，那个莫振南恐怕躲不住了，大哥留心看看他是否是那飞贼。”

对面的帐篷中走出一人，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可是看清楚后，却又十分失望，因为那人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，不象是飞贼的样子！

那人走到仲裁席前一拱手道：“莫振南候教！”

九格格兴奋地惊呼道：“是他！就是他！”

谢文龙惑然道：“飞贼没有胡子。”

九格格道：“不会错！我记得他说话的声音！”

谢文龙、谢玉倩与徐广梁跟飞贼照过一次面，晏四只远远见过身影，都表示不太相信。九格格道：“我记得绝不会错，他把我从王府中劫出来的时候，跟那个被杀死的镖客说话时，也是这副腔调。”

徐广梁道：“他跟老朽也谈过话，声音不太像。”

谢玉倩道：“身材也不对，飞贼要高一点，而且是个黑脸膛，这个人太白了，脸形也没有这么瘦削。”

九格格道：“他那副鬼腔调我一听就知道……”

高人凤道：“格格说是他，可能不会错。”

谢玉倩道：“声音、身形、外貌都不对。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语腔可以弯着嗓子讲话，他见徐前辈时操着本音，一时不容易记得，可是故意改换音调，倒是给人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不太自然，一听就有别扭之感。”

九格格道：“就是这么回事，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有

不顺耳的感觉，第二次在谢家的花园里，因为他压低了嗓门，倒是不太注意。”

高人凤含笑道：“欲盖弥彰，这家伙是聪明过度。”

谢玉倩道：“其他部份的特征呢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胡子可以装上去，脸色可以用易容药，身材更简单，他佝偻着腰，缩起脖子，再穿上长袍，微屈膝部，至少可以矮两三寸。这些都是江湖上下三流的伪装伎俩，这家伙学得还不够精，一眼就看出了破绽。”

谢玉倩道：“脸形的胖瘦总换不了吧？”

高人凤一笑道：“那固然改不了，可是留下长胡子，使脸色变苍白，加深鼻梁，看上去就会瘦得多，这是造成视觉上的错误印象。”

经他这一说，大家看看也象得多了，婁四一叹道：“老夫跑了一辈子江湖，竟不知有这套把戏！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四叔交往的都是成名江湖人物，唯恐人家不认识，哪里还会故意乔装呢？而且这种末流伎俩，只有鸡鸣狗盗之流才会使用，四叔自然不清楚了。”

谢玉倩一笑道：“高先生倒是什么都懂。”

高人凤脸色微红，讪然道：“高某是从江湖最底层混出来的，这些为人不齿的伎俩自然比较清楚一点。”

谢玉倩眨眨眼睛笑道：“高先生别误会，我这番话倒是真心表示钦佩，小事情上可以看出大学问，知识绝没有尊卑之分，今天如果不是高先生博学广闻，我们岂不是被这贼子瞒过了。”

谢文龙慎重地道：“这事情关系很大，我们必须弄清楚，千万不能冤屈好人。”

九格格道：“管他是不是，先抓起来再说！”

谢文龙连忙道：“不行，谢某虽然立身朝门，也抱定宁纵毋枉的主意行事，尤其是关于名节方面，更不能鲁莽从事，万一弄错了，那是很难弥补的。”

九格格有点不好意思，谢玉倩笑道：“飞贼的右手受了我的箭伤，短时间绝对好不了，用这个去辨认他就行了。”

高人凤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伪装术只能掩人耳目于一时，动手的时候，一切本相仍是会露出来的。”

谢玉倩忙问道：“高先生，我对这些可是一点都不懂，怎么样才能看出破绽呢？”

谢文龙也道：“兄弟！你就帮个忙吧，今天是比武的场合，对方是代表侍卫营出面的，一定要证据确实，才能对他采取行动。”

高人凤想想道：“现在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由九格格对马容下令，叫他把这姓莫的送过来，由兄弟解开他的伪装，而后加以逮捕。”

谢文龙点点头问道：“第二个办法呢？”

高人凤道：“那就装作不知道，由谢小姐出面迎战，最好是斗拳脚或兵器，那样他必须将行动的幅度放大，佝腰曲腿的伪装就难以保持了。如果能把时间拖长一点，他一出汗，脸上的易容药也会被汗水冲掉……”

谢玉倩道：“拳掌的功夫我恐怕不行，第一是气力不如人家，再者他如真是飞贼的话，逆穴手法就不易对付。”

晏四点头道：“这话有理，还是第一个方法省事。”

高人凤道：“第一个方法固然省事，只怕得鹿非真，因为对方化装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有所依据，至少会有个真人作为蓝本，如果马容送来的是另一个真人，岂不是打草惊蛇，反而给他一个搪塞的机会。”